

我的信仰

愛爾斯 坦斯 胡林 適堂 等 自述



真風書店印行

我 的 信 仰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愛因斯坦 揚母士 杜斯德 拉基曼 海登人 賽珍 散達亞那

魯羅韋林波微斯帶凡 狄爾語 威素斯堂士遜士適



上海長風書店出版

民國三五年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出版

我的信仰

定價

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有

原著者

愛因斯坦
韋爾斯等
胡適林語堂

譯者

應遠濤
袁訪賚

發行人

徐啓堂

發行所

長風書店
上海浙江北路三七二弄十五號

分發行所

光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寫在前面

人們談到「信仰」問題的時候，往往有三種態度流露其間：有的以為信仰帶有神祕性，且帶有不可捉摸的神祕性，這屬於第一種；有的以為信仰帶有嚴肅性，且帶有不是任何尋常人所敢於接觸的嚴肅性，這就是第二種；至於最後也是最正確的態度，就是認為信仰也許神祕，可並非不可捉摸；也許嚴肅，可並非難於接觸；正因為信仰是可捉摸可接觸的現實的事物，所以人們必須去對它獲得瞭解和認識。凡是說「信仰是不可捉摸或不能接觸的」這些閒話的人，徒然是暴露了他們思想上的糊塗或懶惰而已。

其實，真正的信仰，就是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整個體系中的一部份。人類活在世上，倘不把握着這重要的一部份，他便等於不跟世界和人生發生接觸，甚至比他不曾誕生在世上的時候還更可怕，更可悲。信仰問題的值得加以嚴峻的注意，原因就是在此。

儘管有些糊塗蟲或懶惰胚，叫嚷着「我不相信什麼！什麼我都不相信！」但是，實際上，信不信儘

管由你，可是你不由得不相信你依然是有意無意地信奉或嗜好着某些東西，無論是酒和女人也吧，無論是金剛經和觀世音也吧，凡此一切，終究是證明了是你的生活圈，而這一生生活圈，雖然你自己主觀上並不承認，可是依然是客觀上的真實。

事實是各人有各人的信仰。無知鄉農和科學巨子，都有他們各自的信仰。不過，信仰中的對象有所不同，認識也有所不同，因而生活的方式上也不得有所差別。鄉農相信天上有玉皇大帝，統管天界諸神，以及日月星辰，風霜雨雪；據此，他便相信，世人應該有真命天子，吩咐文武百官，統制大小百姓，要不是這樣，就會世亂年荒。於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便受了這一信仰的影響，覺得自己的一生，總受着命運的支配或播弄，因而只得忍受，屈辱，服從，守舊，頑固。

說到科學巨子的信仰，就不可同日而語了。他的不會信仰玉皇大帝或真命天子，固然已經成爲舉世公認的普遍事實。但在同時，我們更要曉得：一個懷有革命思想和信仰的鄉農，常常比那雖不信仰真命天子却也信仰獨裁大王的所謂「科學巨子」顯得更進步，更健全。再舉一個例，那就是，同樣在民主政治高度發達的國家——英美諸國——有信奉實驗主義的羅素，也有信奉社會主義的蕭伯納和司屈萊轍（J. Strachey），這是由於各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差異點上形成的結果。關於

這點，本書中已有各名家具體的自白，不再多贅。

本書選譯當代權威學者「信仰」的自白。讀者諸君可以在他們的字裏行間，窺視出世界的變動對於他們的影響，尤其是近十年來的變動。他們有的注意人類永久的德性，有的注意人類目前的悲劇。但是，他們當中甚至最孤立的，最富於個人主義的，也不能不對着世界前途的黑影而憂懼，而困擾。

信仰的終極目的，必然歸結於「變革世界」的實踐問題，這裏，請諸君飽聆一連串無聲的炸彈！

編者 記於上海

目次

一	愛因斯坦	一
二	湯姆士·曼	四
三	斯屈萊轍	一二
四	杜威	一五
五	愛德曼	三四
六	拉斯基	三七
七	韋勃夫人	五〇
八	海登	五六
九	賽珍珠女士	六〇
一〇	散達亞那	六九

二 魯狄威	八九
三 羅素	一〇〇
三 章爾斯	一〇四
四 林語堂	一〇八
五 波士	一九
六 徹斯	一四二
七 斯蒂凡遜	一六
八 葛理士	一九二
九 胡適	二〇二

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當我重讀十年前我替當代哲學那部書所寫的一篇短文，我就得了兩種相反的印象。那時我所寫的，似乎還是實在的，但又似乎是遙遠的，奇怪的。這怎樣能夠呢？世界在過去十年內是否有了激烈的改變？還是因為我的年齡加了十歲，使我不得不在一種改變的和暗淡的光明中去看東西？在人類歷史中十年應當算是什麼？如果同那短促的時間相比，一切支配人生的勢力，應否視為永恆的不變的？我的批評的理性是否如此容易受感動，而使十年來我的身體上的改變深刻地影響到我的人生？觀我似乎已經明白，這種種考慮是不能改變人們從情緒上去研究一般人生問題的老方法。至於我所以這樣改變的理由，是不能從我客觀環境中找到的。因為我知道，這些理由在我的思想和情感中，當居於次要地位。

在這十年內，各方面都發生了一些相當不同的事件。人們對於社會穩定性的信仰——甚至對於人類生存的基礎的信仰——大部分已經消失。人們不但感覺到一種對於文化的遺傳的威脅，同

時也感覺到一切事物的估價隨之而降低，因此人們就願意犧牲一切，去保持這價值。

自覺的人們，時常覺得人生是一種冒險，但是生命必須永遠從死裏搶救出來。就部分而論，危險是客觀性的：人們也許會從樓梯上跌下去，因而折斷了自己的頸項，或無緣無故的失去自己的職業，或犯受罪的處分，或被誹謗所毀壞。因此，人們生在這個社會中，就免不了要同各種危險接觸，而這些危險的性質又是混亂的，投機的。整個人類社會似乎是穩定的，但如果拿趣味和道德的理想作標準，這個社會顯然是不完備的。然而人類住在這個社會裏，倒覺得很慣，而且除了許多偶然發生的事以外，還覺得這裏邊是比較安全的人們接受社會中固有的特性，如同接受空氣一樣自然。甚至連那些關於德性、期望、和真理等等的標準，也被人們認為一種不能違反的遺產，是文明的人類所共有的。

世界大戰已經動搖了這種關於「安全」的感覺。人生的神聖已被消滅，個人的言行不再能隨心所欲了。說謊已抬高其地位，成為一種政治工具。二次大戰，已被多數人認為一件另外事件，非出於人類有意的和計劃的行動。戰爭又被人們視為一種自外而入的，對於人生正常生活的重大阻礙，所以是不幸的，罪惡的。但是關於人類目的和價值之安全的感覺，大部分還不會動搖。

大戰以後，雖接着發生了許多政治事件，但它們計劃的偉大，却比不上那不易捉摸的社會背景。

和心理背景。第一件事是威爾遜所發起的國際聯盟，和國際間的集體安全制。接着便是法西斯蒂國家的成立，它們破壞許多國際的協定，坦白地以武力去壓迫人類和弱國。接着集體制度就像紙牌造成的屋子那樣，突然趨於崩潰了。這種崩潰的後果怎樣？現在還不能衡量。這就顯示出有關係各國的軟弱和不負責任，以及民主國短視的自私——結果就阻止了強烈的反抗。

歐洲的情形，已經變得比最悲觀的人們所敢預言的更壞了。在萊茵河東西，人們不再能自由運用其智力，一般人民已被握政權的匪黨所恐嚇，他們的青年已被系統化的撒謊所荼毒。政治冒險者的虛偽的成功，已使其他各國覺得頭昏目眩。顯然的，這個世代缺乏了前代人賴以取得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的勇氣與力量。

我對於這種現狀的感覺，遮蔽了我目前生活中的每時每刻，但是十年前，這種情形並沒有引起我的注意。這是我在讀着我的舊著作時所引起的強烈的感覺。

現有的觀念雖能隨時使人們有所不同，現在的趨勢雖能使他們得到不可思議的憂傷，但是我
知道人類的改變終究是很少的。所留下來的，祇有歷史書上幾頁可憐的篇幅，把先祖們的愚妄簡單地描寫出來，供後世的青年人作參考。

二 湯姆士·曼 (Thomas Mann)

許多有思想的批評作家都把湯姆士·曼奉爲當代富於想像力作家中之最傑出者。有些較爲躁急之士更相信，他將來總要在日耳曼族所產出的最偉大的小說家中佔一席地位。在藝術上，他已從貝登布洛克斯底熟練的自然主義進步到那個偉大約瑟夫故事底豐富的象徵主義。在政治上，他已從他原來的超脫立場轉到專心爭取真正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價值的立場。他是從祖國自動出亡的，本文寫作時他正在期望成爲美國的一個國民。

一八七五年他生於魯帕克的一個殷實的資產階級家庭裏。他的創作天才早已成熟；他於二十五歲時發表了貝登布洛克斯，他的中年主要是消磨於慕尼黑，慕尼黑這個環境是最適於幫助他的創作衝動的。一九二九年他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一九三三年他自動離開德國，從此以後他的書籍便遭納粹當局禁止。

下面是他的重要著作的譯本目錄，並附有牠們的美國出版日期：貝登布洛克斯（一九二四年）魔術山（一九二七年）三篇論文（一九二九年）約瑟夫及其兄弟（一九三四年）約瑟夫及其兄弟，青年的約瑟夫（約瑟夫在埃及三十年的故事）（一九三六年）佛列德歌德瓦格奈（一九三七年）

下面一文是海倫·羅維·保爾泰從德文翻譯出的。

我認爲無論用簡單明瞭的說法，抑或用較爲引申的文告，都很難說明我底關於人生和世界的哲學思想或信仰——我將說是我的見解呢，抑或更漂亮一點，說是我的感想呢？我慣於通過圖畫和律韻的媒介，間接地表明我對於世界和存在問題的態度，這種習性是無從加以抽象的解釋的。格律春（Gretchen）曾問過浮士德的宗教見解如何，我現在應召發言，在我自己看來，我倒似乎有點兒像當時的浮士德了。

你們一定不是立意向我施行教會問答，但是實際上你們的考問，却很像這一類的玩意。老實說：我覺得拿我的地位來說一說我對宗教的感想如何，大概總比較說一說我對哲學的感想如何容易些。在精神的問題上，我確實棄絕任何學究的態度。某些人以一種隨便的態度從他們的嘴巴裏——或者尤有甚者，從他們的筆下——說出上帝這個字眼，這種隨便的態度常常使我發生大大的驚訝。在宗教事業中，表示某種謙遜，甚至困惑，顯然較之任何大膽自信的姿態更合乎我。和我這類人的脾胃。我們似乎只能由間接法接近這個題目：就是用譬喻，倫理的象徵主義，可以暫時拋去它的教士去衣，而以合乎人情的精神衣飾自滿，在倫理的象徵主義內，假使我可以這樣說的。概念已經世俗

化了。

我新近在一位有學問的朋友寫的一篇文章裏，讀到有談及拉丁語 *religio* 的起源和歷史的地方。根據一般人認為 *relegere* 或 *religare* 這個動詞的意義，原本是按照其小心、留意、自省等俗義轉成的。它與 *neglegere* (漠視, *negligere*) 相反，牠的意義表示一種注意、關心、在意、謹慎、小心的態度——我上面已經說過，和一切疏忽及漠視相反。*religio* 這個字似乎在拉丁時代始終保留這種謹慎的及思慮的意義。因此在極古的拉丁文著作裏，它不一定用來指示宗教或敬神的事情。

我知道了上述的事情我很高興。我自言自語說，哦！假如這就是宗教，那末每一個藝術家（只要簡單的具有一個藝術家的性格）都可以放膽稱自己為一個宗教者了。因為與藝術家性格相反的還有比疏忽或漠視更甚的嗎？還有比之小心、比之注意、謹慎、警戒、深深關切——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還有比之留心一字更動人的刻畫他的道德水準，更天性的附屬於他的本性嗎？藝術家這個工人當然是一凡小心的人物，一個有智識的人總是如此，而一個藝術家用他的塑造天才在生活與心靈之間建築一道橋樑，他也只是這一類人的變種——我們將稱它為一種特別快活和有作用的畸形吧？對的，小心是這一類人的主要特性！深刻而銳敏地注意普遍精神的意志和活動；注意真理外衣的更

換，注意正直和必要的事物。換言之，注意上帝的意志，因為上帝是具有心靈的人，所必須聽從的；至於他在那些愚蠢和受驚嚇的人們中惹起仇恨，他是置之不理的；這些人爲一己的利益而頑固地死守這個時代的陳舊或有害的方面。

好罷，那末一個藝術家，一個詩人——因為他不僅注意他自己的作品，而且還注意善、真和上帝的意志——他便是一個宗教的人。如果是這樣，就讓它這樣吧。它終歸不出哥德所表示的意思，哥德拿這些可愛字眼來讚頌人類的命運。

Denkt er ewig sich ins Rechte,

Ist er ewig schon und gross,

換一句話來說：在我和我這一類人看來，宗教是深植於人類內心的。但並不是說我的人道主義出自人性的神化——確實大可不必如此！一想到我們這樣癡狂的人類，誰還有心迷醉於樂觀的辭藻呢？——因為他的話已天天和嚴酷的事實相矛盾了。我們整天眼見牠（指人類——譯者）犯盡了十誡中一切罪惡；我們整天對牠的未來表示絕望；我們很了解何以從牠出生那一天起，上天的天使們眼見造物者對自己這一可疑的作品，懷着不可解的偏心，便大起輕蔑之感。但是我今天越發覺得我們

的懷疑不管怎樣有根據，我們千萬不要因此陷入單純的大儒主義和輕蔑人類。儘管牠的狂妄的劣根性已充分證明，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牠的偉大和光明磊落的特質，這些特質都表露於藝術、科學、真理的探討、美的創造、正義的觀念中。不錯，我們一提到『人類』和『人道』的字眼，便碰到一個偉大的神祕。我們如果對這一偉大的神祕表示漠視，我們便投降於精神的死亡了。

精神的死亡。這句話好像有驚人的宗教性；牠們好像有可怕的嚴重性，而且人類及我們想及牠的整個問題，今天確乎以一種生死的嚴重性向我們提出來，在並不像當今這樣嚴酷的時代裏，這一嚴重性是不爲人所知的。在每一個人，尤其是在藝術家看來，這是一個精神的生死問題；用宗教的名詞來說，這又是一個救世的問題。我們相信一個作家如果拒絕親自處理和解決那些人類問題，他便是一個迷路的人（這些問題，正好似今天一樣，是用政治名詞提出的）。他的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受了抑制。而且他不僅因為不能把生命給予他所產生的任何東西，便使他的作品受損害，使他的才能沒落。不，甚至他的早期作品，就是在他犯罪之前產生的作品，而且一度是善的和活生的作品也將喪失原來的好處，牠將在人們的眼前打成粉碎。這就是我的信仰；我心裏面便懷有這樣的見解。

我說人類是一個偉大的神祕，我難道說得太過了嗎？他從什麼地方來呢？他來自自然，來自動物。

的自然，而且絲毫不爽的按照他的方法來自處。但在人類中的自然却有了自覺性。她（指自然——譯者）的產生他似乎不僅是使他主宰他自己的身體——這只是具有某種更深刻意義的一句話。在人類中的自然受精神影響，她在人類中考問、讚許和判定自己，而人類則是牠自己又是一個高等動物。有自覺性，這就是說獲得一個良心，知道善與惡。而在人類水準以下的自然就不懂得牠們。她是『無罪的』。在人類中她就有罪了——這就是『墮落』。人類是自然從無罪狀態的墮落，但這不是沒落，倒是上昇，在上昇中，良心的狀態較高於無罪的狀態。基督教徒所稱的『恕罪』並不是陰謀置人於教會掌握中的教士詭計，這是靈物的人類深刻地警覺其自身的自然的瑕疵和陷於錯誤，且警覺他在精神上之超出這一錯誤。這是不忠於自然嗎？絕對不是。這與她自己的最深切的慾求是吻合的。因為她的產生人類就是想達到她自己的靈化（Spiritualization）。

上述便是基督教和人道主義的理想，而且有許多根據證明我們今天將要好好的把我們西方世界文化的基督教性加以力倡。那些半開化的暴徒今天竟起來『征服基督教』，這令我起了極強烈的反感。但我的信仰未來的人道也同樣強烈——我相信現在新的人類和普通的感情正在誕生的過程中，人們正從各種各樣的努力和試驗中取得生命，而且人們正為當代傑出知名之士所追求。